

正續通鑑論經世編

武進陳致祥
題簽

和甫

新刊
平聲
和甫

PDG

通鑑策論經世編卷之二十四

柏鄉魏簡介貞菴纂

范忠宣口占遺表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遂言官辯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意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宗睦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貴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王偁曰純仁忠厚仁恕宰相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己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按范文正公四子皆賢者而純仁尤為篤摯寬厚其涵養淵宏識見遠大有聖賢之氣象蓋得之於庭訓者然也當同知諫院則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民心不益又言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己者為賢人切中安石之病暨司馬光為政

盡改熙寧元豐法度。則曰去其泰甚者可也。及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草士風。相其再入。則救蘇軾。救韓維。救蘇轍。調護正人。不遺餘力。而於章惇呂惠卿等小人。亦未嘗疾之已甚。至於口占遺表。盡誠溢露。是以徽宗之暗。亦知慕之。曰范純仁得一識而足矣。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誠可謂克肖迺父。而與司馬君實並稱宋室賢相者也。至其一生。不肯輕言兵事。為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其弟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用兵意。與之書曰大略與柴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其謀國老成長慮。却顧如此。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純仁有之。雖然。純仁豈持相業之偉哉。其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性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嘗戒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豈不在人耶。又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由是觀之。純仁之品。其殆進於君子之道者與。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名姓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舻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數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災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女子以供其須斲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載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轅州縣道路以目

按蘇杭財賦之區也宋時太平既久民物蕃庶漕運粳稻筐篚玄黃以供應軍國之需足食足兵良在於斯朱勔父子乃市井小人志在漁利害民有何遠見蔡京身為宰輔不思致君當道惟欲蠱惑其心因徽宗垂意花石遂諷朱冲密取珍異舳舻相銜既領應奉局又兼花石綱於是盜取內帑如囊中物民間一石一木稍堪玩者搜巖剔數黃封表識及其發行徹屋抉牆則其侵吞詐索不知幾千百家矣於是百姓破產鬻賣子女篙工柁師倚勢貪橫比屋致怨而睦人方臘因民不忍遂起而作亂陷歙杭睦衢處秀其後罷應奉局花石綱黜朱勔父子民心稍悅方臘始平然臘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東南百姓肝腦塗地國

家元氣漸已萎。雖朱勔父子之罪。然皆賊臣蔡京陰為之主也。夫草野姦雄。欲乘時作亂。以覬覦非望者。何時蔑有。但無隙可乘。則固敢逞志。民怨者可乘之隙也。有國家者。其勿生事擾民。而令大盜乘隙其側也哉。

蔡京有罪免

宋徽宗崇寧四年

蔡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眩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上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五百十員。京因覲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盞。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昔臣使契丹。持玉盤瓊。夸謂石晉時物。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眾。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復興。久當莫辦。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姦。二月。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為中大一宮使。

按徽宗言先帝造一小臺。上封事者甚眾。朕畏其言。是尚知人言之可畏也。乃蔡京獻諛。以

多言為不足畏。且持惟王不會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無餘。而奇巧棊出。傷財害民。彗星之見。專為此。人僅而罷免。後復賣緣入相。天下焉有不亂者乎。余觀徽宗明知蔡京之姦。而甘心聽其蠱惑。殆有不可解者。蓋以天下無事。不妨逸樂。而不知天命之難諶也。故為人主者。必當先去其侈心。而後可以圖治。

直秘閣程頤卒

宋徽宗大觀元年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其後宋高宗興元元年。詔贈直龍圖閣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于彼也。

按頤之學。純正而無所偏諉。得孔孟之正傳。其易春秋傳尤有功於後學。欲學聖賢之道者。自當奉為師保。

貶蔡京出居杭州

宋徽宗大觀四年

丁未。禁出奎婁。帝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杭州。

按。彗出奎婁。天變大矣。考漢書奎婁徐州。則亦梁宋之近郊也。石公弼等劾論京罪。死有餘辜。僅出之杭州。天心何由得轉耶。

徽宗君臣荒淫

宋徽宗宣和元年

九月。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脩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脩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恆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畧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皆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蔡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袴。塗抹青

紅維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謀詭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脔。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

按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今君臣從匪彝。即慆淫。萬歲山成。更名艮嶽。興築不已。巖壑高深。天怒於上。而不悟。民怨於下。而不知。欲不亡得乎。

召楊時為秘書郎

宋徽宗宣和元年

楊時南劔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甯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甯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按宋之時事至此。已大壞極弊。國將亡矣。蔡京之客張甯知之。故言之於京。有龜山先生之

召。譬若虛汗亡陽之人。而求盧扁之醫。雖有參蓍之劑。用之已遲。况乎官止於郎。又焉足以展其所學哉。夫碩德重望。沈滯於下僚。待屬國之問。而後召之。良可嘆也。

种師道論遼不可伐

宋徽宗宣和四年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至高陽關。用知雄州知誵計降黃榜。及其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於城下。幸興宗亦敗於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按宋與遼自澶淵之盟。約為兄弟。將百年矣。雖有歲幣之貢。然兵革不動。百姓安樂。不幸遼有女直之禍。正宜出兵救援。乃聽奸臣童貫王黼蔡攸等。勒兵應金。謀取幽燕。反為遼人所敗。夫以衰殘將滅之遼。尚能敗全盛之宋。則宋之師武臣。方可知矣。燕人知宋之無能為。

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而宋之君臣不知恥也。方且信任降將招納叛臣。及金師南侵。童貫奉頭鼠竄。梁師成不戰而潰。汴京失守。二帝蒙塵矣。使聽种師道及遼使之言。何至開門揖盜。自取滅亡乎。當時言夾攻之非者不止一人。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改釁。萬死不足謝責。少師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若朝散郎宋昭言之尤切。謂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觀此則知徽宗君臣廢棄忠言。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卒之舉族北轅。應澶淵之誓。天道真不可欺。而貪功賊民者殃必及其身也。

劉器之真鐵漢

宋徽宗宣和七年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為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所從學於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

縮聳汗。年既老。羣賢凋喪。畧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
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陷以即大用。默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
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按安世從學於司馬溫公。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溫公曰。其誠乎。公問其目。溫公曰。當
自。不。妄。語。入。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連。惡。州。軍。無。所。不。至。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
八。十。堅。悍。不。衰。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朱。文。公。曰。公。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
喜。讀。孟。子。故。剛。大。之。氣。似。之。

降詔罪己

宋徽宗宣和七年

朕以寡昧之質。籍盈成之業。言路壅蔽。諛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
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樵。已盡。而
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省。眾庶怨懟。而朕不
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畧。永念累聖仁
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
各率眾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
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

按此字文虛中之詞也。先是虛中言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王黼大怒。至是帝命之草詔罪己。庶幾有悔過之明矣。然卒無救於敗亡者。誤於和議而不知發憤自強也。

楊時論王安石配享

宋欽宗靖康元年

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之感。疏上。詔罷安石配享。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按漢唐之小人易知。有宋之小人難知。趙普丁謂王欽若等之小人易知。王安石之小人難知。蓋王安石有操守。有才學。善辯論。其言致君欲如堯舜。其言致治欲法周公。而不知其流於管商。為民之害也。蔡京以之配享孔子。是猶挾鮑魚而入芝蘭之室也。中立論之。至是乃罷。允稱干城名教。

崔鷟論蔡京可斬

宋欽宗靖康元年

諫議大夫馬濟近上章言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濟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取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其苛錮多士。固以密矣。而濟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謠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術破壞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耶。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接崔鷄真奇士也。其論王安石蔡京姦邪朋黨一脈相傳。敗壞天下。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易移。惜未得正兩觀之誅耳。

金人以二帝北去

宋欽宗靖二年

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桌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桌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桌不聽。帝在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渴喝留不遣去。學生徐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

聖切
音韋

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整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
升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
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
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幹离
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宮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
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臬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
解曹輔孫觀汪藻郭仲荀等於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研

按天下之治非一日而治也必有仁明英武之君為之勑業垂統以培養一代之人心風俗
天下之亂亦非一日而亂也必有昏闇偏戾之君為之縱心逸志以敗壞一代之紀綱法度
然皆由於君子小人之用舍用君子未有不治用小人未有不亂者宋自太祖太宗真宗仁
宗以來其德澤可謂厚矣生民享太平之福可謂盛矣乃自神宗蒞位本非長駕遠馭之才
而萌好大喜功之念王安石小人也學術偏僻心術不正窺見其意遂以富國強兵之說進
韓絳呂惠卿鄧綰李定曾布之徒從而和之青苗均輸手實保馬諸法紛紛變更無有寧日
天下百姓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矣繼以李憲王韶熊本徐禧之流生事開釁兵連禍結天心

之怒自此而始也。宣仁太后臨朝，司馬光輔政，盡革熙豐之法，以成元祐之治。女中堯舜，再見太平。而哲宗愚昧，凌蔑祖母，任章惇、蔡卞等，倡紹述之說，設同文之獄。於是貶黜元祐諸君子，幾欲致之死地。甚而錮其子弟，禁其學，毀其文集，何太甚也。至蔡京父子用事，乃遂立黨人之碑，圖顯謨之閣，天變示警，彗出中天，日中黑子，尚不覺悟。艮嶽花石，天神寶鼎，君臣逸樂，罔恤民艱。如陳東所言，蔡京敗壞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誠確案也。夫祖宗之疆域已定，即不得幽燕、幅員亦不為不廣，豈有聚斂煩苛，失兵民之心，而可以得土地者哉？遼兄弟之國也，澶淵之盟和好已久，雖歲幣之納，所損無多。河朔百姓熙洽樂業，何物姦人馬植、易名、良嗣忽起夾攻之謀，遂遣浮海之使，增歲幣而得空城，廣饋運以勞赤子。用降將郭藥師、詔賊作子，納叛人張鼓，啟釁戎。於是幹離不之師，渡河南，侵入無人之境。庸懦之臣，惟以和議誤國。尚賴李綱守禦於內，种師道提兵於外，是宜嚴兵固守，絕其樵蘇，迨其情歸，殲之河上，策之善也。而輕聽姚平仲之所營，師徒喪敗，搜括金銀，輦赴敵營。幹離不退，師而去，非愛宋也。其欲已足而勢未合，三鎮之兵在北，勤王之師四集，恐孤軍深入，難善其歸耳。金人既去，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不為備禦，及其分兵再入，兩軍勢合，破汴之志，之決欽宗不思國君死社稷之義，背城借一，乃言妖人郭京為帥，如以肉投餒虎，膏其牙吻，輕

入軍中。積車北去。敗為庶人。建立異姓父子。母妻流離異域。每過一城。掩面號泣。竟何益哉。且夫宋之天下。非小弱也。中山河間大原三鎮。其藩籬非不固也。神師道姚古姚師中王彥等。勤王之兵。非不聽節制也。李綱宗澤。能守能戰。未嘗無可用之大臣也。然而二帝蒙塵。舉族北轅者。由前有王安石章惇等。戕害正人。荼毒生靈。天怒人憤。而後有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窮兇極惡。喪盡國家元氣。復有李邦彥耿南仲唐恪何臬。紛紛和議之臣。聞葺畏懦。罷兵誤國。以披猖其心腹。而潰壞其肢體也。小人之為害。至於如此。嘆息痛恨。啜其泣矣。何嗟及哉。

通鑑策論經世編卷之二十四終

通鑑策論經世編

卷之二十四

八

宋

